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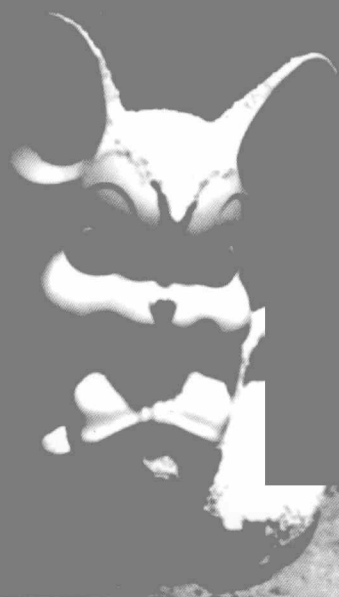
邢汶专栏作品集

沉默的极少数



邢汶专稿作品集

沉默的极少数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极少数/邢汶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10

(俏狐文丛)

ISBN 7-5013-2585-5

I. 沉… II. 邢… III. 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0635 号

沉默的极少数

邢 汶著

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发 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学者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13-2585-5/I·186

定 价 200.00 元(全 10 册,本册定价 28.00 元)



邢汶，原名邢大勇 1974年生，山东泰安 1996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供职于广电部政策法规司，任协
机关 1999年辞去公职，隐居云南摩梭少数民族部落，耕
牧渔猎，并创办当地第一所汉文学校 2001年返北京，自
由撰稿

相继在《京华时报》《江南晚报》等主持专栏，任新
浪网时尚频道编辑，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记者等 发表各
类小说及评论 120万字

现任某报社副总编辑

目 录

最美丽的女人

万见钟情

红指甲

北京凶猛

四月的趣味

尽孝不敢从容

垆沽湖

夜森林

率性似猴

原来寂寞真如水

大哉武训

圆明园里身是客

流浪情人备忘录

过年磕头

人过三十

笞帚簸箕

目 录

围炉夜话
初春故事
红苹果的一九八七年
赵木匠
气死天
孤村夜话
慈善事业
我的深夜我来过
大奔是不会错的
青铜本色
莫扎特
府南喝茶
美好时光
似水柔情
幸福的鸭绒被
倾城之恋
帝国时代
成虎之夜
爱,或者离开
性情中人
奢华之城
茶花满路
见证

干将莫邪
马路求爱
北京夜航
小弟的忧伤
月亮情人
三里屯歌手
孤身迎接黎明
午夜绽放
长相守
至少四平方
巴王府
乘火车旅行
忽然爱情
爱如晨露
迷失痛哭
新疆虎
在别处
死刑复核官
爱在别处
失斧之痒
专利之尿
奈何放屁亦关社稷安危哉

目 录

目 录

盐水鸭以及青年痴呆症

离开荣耀国

沉默的极少数

自抽自乐

魔鬼训练班

幸福的大力神丸

体验生活

文人爱财

善良的能力

歌剧之恨

后羿神射

终南猴

关于起哄

诚实的人

沧桑女人

英雄放猪

差点富了

处男小田

幸福的丑人国

马伊丽莎白

狗屁情书

童子尿

孙子请客

目 录

难道你不怕吗
干作家活
颓废时代
都是便秘惹的祸
不就是想卖吗
给异端上酸菜
结婚问题
谁跟谁睡
不识抬举
麦当娜
西伯利亚疑案
舔嘴唇
温柔的陷阱
山东驴
泡菜之三六九等
选择填空
时尚文字
偶尔吃屎
北京麻雀
在麦当劳
谆谆文章
我的朋友艺谋
贵族的没落

目 录

雕刻时光

番茄炒鸡蛋

一生一世

肝胆同袍

永失我爱

胡一刀

生死诀

执象而求

司马相如

醉斑鸠

他乡遇故知

郭靖的红苹果

我渴望健康的身体,好让我感受更多伤痛
我也想要快乐的理想,好让我感受更多不幸

最美丽的女人

我在西安的寓所靠近一个嘈杂的农贸市场,经常去买菜,便和很多商贩渐渐熟识。

在最角落的地方,是一个卖黄瓜的女人。我觉得她本人就是一根枯黄瘦弱的黄瓜。她的脸呆板无神,皱巴巴的,像个四十多岁的农妇,其实别人告诉我她才二十几岁。她的摊位最远,虽然租金最便宜,但生意也不好,摊位前没有几个人光顾,我觉得可怜,经常绕路去买她的黄瓜,价钱也由她。

有时候在市场上会看见一个矮小粗壮的男人,醉醺醺地拉住她不分头脸就打,别人在旁边劝说一句,他就恶狠狠地说:“我的老婆我来管,少插话。”别人看他又邋遢又凶恶,也不愿意跟他多说。当他“管自己老婆”的时候,那个女人抖抖索索地畏缩成一个干瘪的核桃样。最后往往是那个男人一边诅咒,一边把女人口袋里所有的毛票统统搜走,扬长而去。

我远远地看着那个女人充满惊恐的脸,觉得她更像一根秋天的黄瓜了。

听邻居说,这个女人从陕南来西安卖菜有几年了。她丈夫是个“武大郎”,但嗜赌如命,每天只知道打麻将,输了就冲她要钱。她还有个上小学的儿子,学费常常被父亲输掉。

“有一次她都给校长跪下了，”邻居说：“命苦”。

我听了也觉难受。

有天心情郁闷，出去走走。走到居委会大院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锣鼓喧天。我知道这是村民自发组织的秦腔队，进去听听。里面挤满了观看的群众，中间的空地上，是一个简陋的麦克风，旁边几个老人，手里拿着破旧的锣鼓，虽然条件简陋，围观的群众却兴致勃勃的。我找来个小凳子，坐了下来。

下一个上场的女人令我吃了一惊：原来是那个卖黄瓜的女人。她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褂子，脚上穿的是双黄胶鞋，头发看起来也是刚刚洗过的，显得稍稍年轻了一些。她唱得非常卖力诚恳，一字一句都力求完满，连旁边敲鼓的老头都不禁冲她连连点头，表示赞赏，鼓敲得也就更起劲了。

看着灯光下那个被生活折磨得很憔悴的女人，看着她认真、投入、欢喜的模样，看着她在这里悄悄地绽放自己残存的青春，我心里顿时一阵地温暖和湿润。

唱完了，大家鼓掌，然后是其它人唱。

没有人注意，她已经悄悄地走了。

可以想像，在这个孤寂而贫穷的夜里，丈夫又去打麻将了，她抚慰儿子安睡，这个世界给她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短暂时间，她是多么勇敢地走上了这个简陋的舞台啊。而她又要赶紧回去，因为这个世界给她留下的自由，仅仅是一个多小时而已。

于是我想，生活永远都是有希望的。如果这个希望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么肯定是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这深藏在内心的希望，正是我们永远都不能放弃的。

因为这个想法，我觉得她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而那个夜晚，我听到了最好的秦腔。

一个傻子就是这样打败了一个白领女性。
应用这样的技巧，能够在情场无往而不利。

万见钟情

邻居张阿姨家的儿子小明，从小痴呆，就会说：“你吃饭了吗？”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到墙上画画，而且嘴里还嘟囔：“今天我是士兵，明天我是司令耶。”这个时候，隔壁一个漂亮女娃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小明就问她：“吃饭了吗？”女娃回答：“没呢！”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后来女娃大学毕业，在网站干起了数字精英的事儿，小明还是在墙上画画，还是每天问她吃饭没有。但偶然被居委会大妈看见，把他狠狠训斥一顿，逼他发誓至少三天内不再画画，因为上级马上要来检查卫生。那漂亮女孩下班的时候，还是下午五点半，平平安安地回了家，但突然没人问她吃饭没有，总是觉得不舒服，直到凌晨两点还是闹心。想来想去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终于敲响了傻子大明的门，羞怯怯地说了一句：

“我已经吃饭了。”

这就是傻子将一个白领女性打得一败涂地的典型案例。应用这样的技巧，必然会无往而不利。有朋友问我如何追女孩，我告诉他，你每天见她一次，说几句话，开始是陌生人，后来就是熟人，再后来就是朋友，三十年里可以见一万次，她就会把这种感觉误以为是爱情，这就叫做万见钟情。如果你一旦不再

见她，她反而会自己跑来找你。最后当然应该指出：小明就是小明，他后来长大，成了大明，但他的痴呆没有变化，变化的是那个女娃。

有人说，这是杜撰，但杜撰和胡说八道还是有点小区别的。这个世界上，比美更强大的是理性，比理性更强大的是经验，比经验更强大的是习惯，每强大一个层次，趣味就减少许多。

但我还是抱有这样的希望，能不能不要向小明学习，能不能比痴呆更有出息些。既不在墙上画画，也不嘟囔：“明天我就是司令了耶。”而是更相信一见钟情。如果你有这样的品质，我要同情你，因为你必然要遭遇种种挫折，甚至伤害。但同时我还要祝贺你，因为你可能因此而负伤累累，但这的确是让生命得以丰富和完整的唯一办法。

让不朽的尽快腐朽
让爱情和诗歌崩塌
把一切尊严，归还给死亡

红 指 甲

做医生的邻居跟我讲了个事儿。

他的一个病人，挺年轻的姑娘，患了干燥综合症。这是一种很罕见的病，就是身体分泌的那些汗液、胃液和唾液都越来越少，导致消化困难，必须借助专门的导管将类似胃酸的物质输入体内，才能稍稍缓解。而且不能见阳光，对这种病人来说，阳光就像榨汁机，病人如同一个鲜嫩的苹果，在阳光下她的体液会在短时间内消耗干净，最后呼吸衰竭死亡。

就现在的医术，还无法彻底治疗。在谨慎的反复会诊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判断，这个姑娘最多还能再活十个月。

医生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一脸的迷惘。作为他第一次碰见的疑难病症，这个姑娘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病房的窗帘是日夜拉上的，只有镍灯发出淡淡的冷光，在月光很黯淡的夜晚，病人可以在护士的陪同下到院子里散散步。

他每次进那个病房都感到一种寒意。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苍白的脸和那么失神的眼睛，他说。

每次他进去的时候，都看见那个姑娘在专心致志地涂指甲油，鲜艳通红的那种，和她的苍白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过了两个多月，我在网上看到一则资料，说国外有个病例，生活在避免阳光直射的环境里，有个患干燥症的病人活了三年之久。希望这则消息可以使这个姑娘宽慰一些，我打印下来，去找那个医生。

医生说，没用，她已经没了。

我很惊讶，医生说，她突然坚持去天山旅行，我们通知了她的父母，但谁也劝不住。后来听说她根本没爬上去，只是在天山脚下的草原骑骑马，病情当场发作，救治无效，没了。

挺可惜的，22岁就没了，听说还没谈过男朋友呢。医生说。

我想我有点明白这个女孩的心情了。阳光和生命相比，其实还是生命重要。但在某些时候，阳光也很重要，因为在那些关键时刻，阳光可以检测一下生命的硬度。医生说，她和你一样，也喜欢写东西。在整理病人遗物的时候，整理出来一大堆指甲油，各种颜色的，每种颜色外面都贴了张小纸条，是她自己给那些指甲油起的名字。

其中，淡兰色的，叫做“豆蔻”，银色的，叫做“妖精”，而大红的那支，她起了一个很古典的名字，叫做“与子偕老”。

就这些，其它的都记不得了，医生说。



淡兰色的，叫做“豆蔻”，银色的，叫做“妖精”，而大红的那支，她起了一个很古典的名字，叫做“与子偕老”。